

此心更比乡月明

《人文赣县》序

□叶林

名胜古迹,收获了暖暖的好友乡情。先生在《我与赣县》一文中自豪地写道:“赣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感恩“赣县养育了我及我的文字……至少它涵养了我的文学胚胎”。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炽热的情感,激发着先生为赣县写,为赣县谋。这期间,他为客家文化城治长赋,为赣南客家名人公园和客家民俗园作策划,为日新月异赣县主城区300多条街道命名……先生的奉献,是自发的;先生的情感,是自然的。

论创作经验,文瑞先生深耕文史、学力深沉。先生从1990年开始涉足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三十多年来读之写之、游之行之、思之念之的无非是文学、客家、人文而已。尤其对于与他因缘匪浅、别有深情的第二故乡赣县,读之博而研之深,行之广而思之远,交之深而情至笃。但凡涉及赣县的史志、文化资料,他广泛收集,泛读精研,批注满卷,日记精勤,在深入与古人对话中加深对赣县人文的理解,且在广泛交流、深历世故人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赣县这片古老土地感悟。凭借对于赣县历史文化的深厚学力,先生曾先后发表过《油桐花开时》《韩坊野游》等一系列散文作品;先后为打造客家文化城、赣南客家名人公园和赣南客家民俗园等擘画前景,提供方案;并著作出版《客家古邑,摇篮新韵》《赣州地名文化大观》等专著。

今天正在受命赏读的《人文赣县》,则是文瑞先生对于赣县故乡最新的学术奉献。忝为学生,有幸先睹为快,怀着谦卑的学习态度,通读下来,亦对老师的新作有了一点粗浅的体会。

——体系严整,内容丰富。2200多年历史的赣县,是一段悠长的历史线索,是一个庞大的人格格局,其庞杂的内容,丰富的内涵,给编辑工作者条分缕析、厘清编辑思路带来很大的困难。文瑞先生在谋划篇章时,凭借丰富的经验及对赣县的全面深刻了解,严格依从赣县固有的历史线索和人文框架,以时间为经,以文化事项为纬,以2993平方公里家园厚土为主场,以赣县人文作主题,以历史文化事件为剧目,以名人乡贤为主角,通过点、线、面结合的形式,把重要历史节点、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纵横结合,非常有利于纷繁芜杂的历史人文叙事。

全书主要包括前言(概述)、正文(历史部分)、附录(文旅、文评)3个部分,共计300余页面,21万余言,70余个独立篇章,一定程度上,综合地介绍了赣县历史文化的面貌,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可谓“窥一斑而见全豹”。一连串既独立成篇又联系紧密的独幕剧,把悠长的岁月、宏大的叙事、厚重的人文,表现得立体而全面,生动而感人,是一轴浓缩版的“赣县人文历史画卷”,可以说,这是一份具有“文瑞特色”的文化奉献。

——守正创新,别开生面。赣县的人文格局是2200多年历史传承和时空演变的现状,是前人文智慧沉淀的成果,尊重这个现状和成果就是“守正”。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任何一次课题研究或文史著作的编写,都融入了编者的编辑思想、独立见识,都是一次创新,一次个性化的再创作。此次《人文赣县》的编纂,从篇章结构、内容选材(如前述)、时空跨度、专业纯度、文学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创意。

例如,从时空跨度来说,《人文赣县》将赣县管辖时期平固县(今兴国)、赣州城(今章贡区河套老城区)的重要历史文化事象纳入采写范围,更好地照顾到赣县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而把诸多历史文化事件按11个时(朝)代分段编目的方法,不仅使赣县人文历史内涵显得格外丰满,也使赣县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从专业的纯度来说,赣县现有文献当中,以“人文”为专业主题的著作非常少,涉及人文历史的内容著述,大多分散、隐藏在各种史志如县志、文艺志、地情志、客家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当中,内容散乱,不成体系,赣县深厚的人文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彰显其应有的影响力。而近年来少数以“人文”面目出现的著作,因是以当代的历史断面切入,显现历史深度不够,且因文艺学介入不多,可读性、趣味性不强,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文瑞先生的创作历程,以文学入,而以文史出,此次他执著的《人文赣县》通篇洋溢文学的情调,章章都是诱人美文,读之如兰溪溯流,接二连三,飞珠溅玉,移步换景,引人入胜,着实发挥了文学和文学家在文史创作中的特殊优势,使《人文赣县》具有别开生面的文学色彩。

——个性写作,别出心裁。任何创作都是个性化的,都是遵从于作者内心情感的。乡情是纯洁的,也是自私的,文瑞先生的“赣县”情感定位,注定了他“偏心”赣县的执着与热情。他为赣县旧城的剥离、城市文化脉络的中断而深感遗憾,因此坚持要突破属地管辖的原则,把府县一体时期的县城(赣州)历史纳入本书叙事;他不吝赣县城市历史的辉煌,所以在“前言”中对赣县与老赣州市(今章贡区)之间的关系执着地作了详尽的解读。这样做,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赣县历史文化线索,也在实际上照顾到了先生为赣县“做好事”的“私心”,也是先生故乡情深的一个贴切的注脚。也许,这正是先生率真可爱的一面。

发现是一种美丽的惊喜,把自己的发现著之成文,编成之书,无疑是满满的幸福。在本书中,收录了“一店(新饭店)”“二园(客家名人园和客家民俗园)”“三潭(欧潭、储潭、汶潭)”“四风(人文胜景独具创意的研究发现,是对赣县文旅的新贡献,先生对此也颇感自豪)。”

世俗人情,是对每一个人生活的烛照。同事之谊,师生之情,平凡岗位的汗水滴沥,萍水相逢的热心相助,擦肩而过的回眸一笑,在文瑞先生笔下都是人间美好,顿使严肃的文史著作洋溢红尘暖雨,字里行间都爱意充盈氤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通篇以诗为题,以诗开篇,以诗引文,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文学创设,让人感受诗词的凝练之美、深沉之美、古老发黄的章回小说之美,读者仿佛听见说书人拍案开堂的一声脆响,惊醒一个尘封的往事。

诚然,文瑞先生以他别出心裁的个性创作,奉献一部别样的人文作品,其贡献不须评说,它的魅力任你我在品读中慢慢咀嚼……

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湾浅浅的海峡。而我说,乡愁何尝不是一段小小的文字,一册薄薄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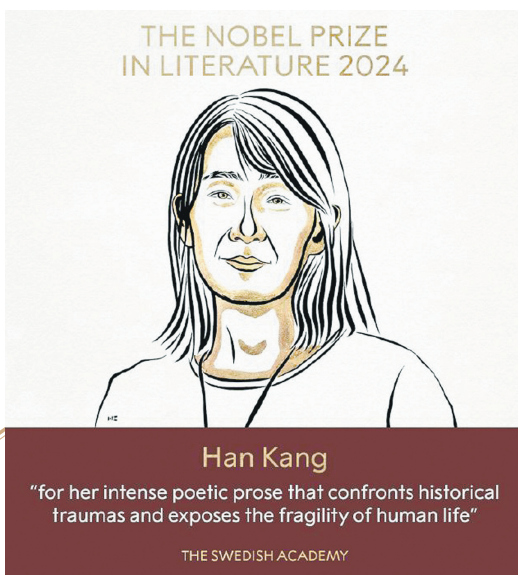
谚语说,水是故乡清,月是故乡明。人们总是习惯把苦苦的乡思寄托于水,把深深的乡愁寄托于月。水愈清,思愈苦;月愈明,愁愈深。而生发乡愁的心,在乡愁面前,乡心更比乡月明呢。

幸好,文瑞先生有书,书名曰《人文赣县》,可行行囊,可慰乡愁!

当此文瑞先生心血有成,大作面世,精彩捧献之际,谨缀此文,为先生贺,为赣县喜,为赣县文事之兴,慨而慷!有诗赞曰:

天工画笔一回眸,梦里江山曙色幽。
我自乘风邀月看,繁樱十里客家楼。

(有删减)



Han Kang

"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

THE SWEDISH ACADEMY

韩国作家韩江获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

近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有谁

日前,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获奖名单。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Han Kang),以表彰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获奖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744万元)。

资料介绍,韩江1970年出生于韩国光州,父亲和两位哥哥都是作家。从延世大学毕业后,韩江先后投身诗歌和小说创作。1999年,她凭借短篇小说《童佛》拿到韩国小说文学奖。此后,她先后出版了《植物妻子》《玄鹿》《素食者》《不要告别》等等。2015年,《素食者》首次被译介到英国,次年,韩江凭借英译本的《素食者》拿到了布克奖,成为迄今为止亚洲唯一的布克奖得主。

2018年,韩江凭借新作《白》第二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又凭借《少年来了》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决选短名单。2023年,韩江凭借最新小说《不做告别》获得法国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

韩江的主要作品《素食者》探讨个体选择与社会期望的冲突;《少年来了》以光州事件为背景,讲述战争与失去的故事;《白》是一部关于生命、死亡和哀悼的沉思录。据韩国有关数据分析显示,韩江的《素食者》超过82年的金智英》等话题图书,借阅率仅次于《解忧杂货店》。

近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谁?

20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挪威剧作家约翰·福瑟(Jon Fosse),以表彰他“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说之事发声”。他将挪威当地特色用现代主义技巧展现出来,其作品充满温情和幽默感,代表作有《红,黑》,是当今世界作品被演出次数最多的剧作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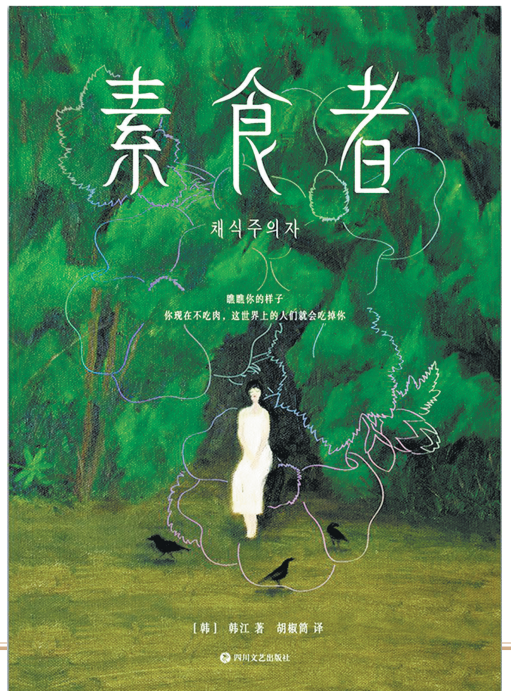
202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以表彰其在文学上的成就。“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她的写作始终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悠悠岁月》这部历经二十余年思考和推敲的杰作,使她当之无愧地居于法国当代流作家之列。

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纳(Abdulrazak Gurnah)。“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其代表作有《天堂》《遗弃》和《海边》等。

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以表彰“她那毋庸置疑的诗意声音具备朴素的美,让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她于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著有十余本诗集,遍获各种诗歌奖项。

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授奖词为:“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这位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是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作家之一。1966年剧作《骂观众》发表后,开始受到关注。

(彭科)



韩江代表作《素食者》(胡敏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打算写信丰“暖灯”由来已久,这好比把生米煮成一锅熟饭的过程。癸卯年金秋,纪实文学《暖灯》六易其稿并付梓,甲辰年九月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此将一些已见做个抛砖引玉。

我们知道,赣南客家民俗何其多也,“暖灯”作为其中的一种,为“弄璋、弄瓦”之喜的演变,与社会进步节奏息息相关。我以它为线索,紧扣时代脉搏,聚焦信丰乡村,讲述山乡沧桑变化的故事,回应时代和生活对文学的呼唤。

记得作家莫言说过,作家应深入历史深处、文化深处、生活深处,充分吸收民间经验,从各种艺术样式中汲取营养,以此探索和发展自身的创作风格。我乃一介凡子,数年来的写作离不开乡土,时常深扎乡村,某种程度上见证了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前些年,县里向上面申报一批非遗项目,安排我组织材料和撰写解说词,我用下乡搜集素材的机会,走访了河东、河西片区不少村庄,在安西崇墩、古陵老圩耳闻目睹了诸多关于“暖灯”的人和事,亲切有感,长记在心。随着采访、调研的不断深入,跟“中国好人、道德模范、赣鄱先锋、向上向善好青年”群体的密切交往,知悉了众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有理想有担当,有苦楚有迷茫,有情有怨更有爱,我决定将这些新一代农民形象塑造出来,“暖灯”素材收集之后,如同备好了盖房的砖瓦、水泥和木料,思考着如何“万丈高楼平地起”。

著名作家余华说:“一个作家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生活写出来,不管他是用写实的方式还是荒诞的方式。”我写《暖灯》像是以另一种方式翻拍了生我养我的乡村,我以信丰河东片为背景,“大事不拘,小事不拘”,遴选了村支书、有志青年、返乡企业家、先锋模范等为代表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勇闯善干、勤劳务实的经历,展现乡村人孝悌自信、自强不息的品德,以期抵达创作最初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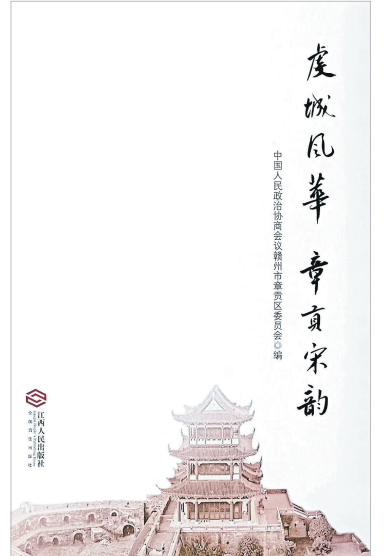
《暖灯》分为“万家灯火”“日头出山”“村里乡外”“歌为媒”“以文记流年”五个篇章,共18万字。其中“万家灯火”将“暖灯”习俗融入家族叙事当中,叙写村民因思想观念差异带来的世态冷暖,折射客家村落的变迁。“日头出山”描写园艺场职员牛春和的成长史,让读者从中窥视一代青年追求、奋斗的精神风貌。“村里乡外”讲述返乡企业家龙上彬如何摒弃陈旧保守观念,使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创新及对社会的奉献。“歌为媒”抚摸历史、直面现实,主要呈现如何传承和创新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特色。“以文记流年”围绕文化振兴进行文情实录,映衬“暖灯”主题。

《暖灯》入选了省、市文联文艺创作精品工程扶持项目和江西文化艺术基金扶持项目,为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主题创作改编培训班成果,里面有些文章已陆续见诸报刊,这自然给《暖灯》增添光彩,拙作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多多海涵、批评指正。

山高路长意未尽

□刘景明

《虔城风华 章贡宋韵》出版



《虔城风华 章贡宋韵》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日,由章贡区政协牵头编写的《虔城风华 章贡宋韵》一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历时两年的编写过程中,章贡区政协邀请了江西省宋史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择取宋代这段赣州辉煌的历史,撰写了这部兼具学术性、通俗性、可读性的文史资料与历史著作,并向宣传文化部门和社会名家征集了图片和绘画作品,邀请本地著名书法家题写了书名。该书全部彩页印刷,装帧精美,质量较高,得到社会各界好评。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赣州作为“江南宋城”的悠久历史,既为章贡区存史资政,又进一步传承和推介了宋城文化,释放更多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

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江南望地,章贡名邦”,概述赣南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山川形胜和历史文化。第二章“丝路枢纽,货物云集”,从交通、市镇、商贸、铸钱等角度,概述章贡区为中心的宋代赣南经济发展状况。第三章“周子布道,理学渊藪”,概述宋代理学的形成发展与赣州的渊源。第四章“群贤荟萃,遗泽流芳”,概述宋代仕宦、流寓赣州的名士及其对赣州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第五章“崇文重教,人文蔚起”,概述宋代章贡大地的文教发展状况。第六章“艺术珍品,传世瑰宝”,介绍现存章贡区内的宋代文化艺术珍品。第七章“遗产宝库,宋韵千年”,主要介绍现在章贡区内的宋代赣州城墙、福寿图和七里古窑。

(李禾丰)



《人文赣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文瑞先生从上海打电话来,嘱我为他的新作《人文赣县》作序,且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寄来了书稿。听着电话中殷切的嘱托,看着眼前厚重精美的文本,我既感动,又惶恐;既惭愧,又钦佩。惭愧的是自己从文多年,写下了无出息,有负先生栽培;钦佩的是先生才情既高,又得勤奋加持,创作成果斐然,新作迭出,著作等身,而且每每关注他心心念念的“故乡”赣县,捧来都是如椽的大手笔;感动的是先生鼎鼎大名,不矜持于名望身份,不嫌弃我这个老学生的卑微无为,一直不遗余力地推介我,扶持我,为我创造和寻找文学成长的空间,甚而为师生之情常生“拔苗助长”之心。

尤其让我动容的是文瑞先生的几部大作,如2013年出版的《客家古邑,摇篮新韵》,还有刚刚成稿的新作《人文赣县》等,他不请领导,不找名人,不求什么名宿耆老,不论什么专家学者,却偏偏要我这个寂寂无名、单做到尘埃里的老学生来评读作序,这着实让我诚惶诚恐,也让我很是费解。也许,因为我追随先生,一路行来四十多个春秋,感情笃厚,相识相知,说话方便,不必拘泥礼数;也许因为我这个不知高低喜欢“信口开河”的炮筒子性格,正合先生广博率意、喜纳谏言的真性,可以任由我“恃宠而骄”,放肆直言;也许是因为我对于先生的创作风格、写作过程比较了解,对于赣县本土历史文化也比较熟悉,阅读理解比较顺畅,评文论史,说古道今,不至于无话可说。作此想,则我心释然,且容斗胆言之。

赣县,有2200多年历史,是赣南最早设置的3个县份之一,2016年10月赣县撤县设区,成为赣州中心城区最年轻的新区。她自古山川毓秀,代有名儒。自宋周敦颐通判赣州,昌明理学至明代王阳明而益盛。文章节义之士代不绝书。“赣南十大乡贤”为人赞誉,曾几“江西诗派”独树一帜。历代文苑、儒林著作丰盛,典籍浩繁,号称“诗乡文苑”。她位于赣南客家摇篮的核心区,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素有“千里赣江第一县”“千年古县,客家摇篮”和“客家人南迁第一站”的美誉。目前,赣县是一座正在崛起的产业新城,是赣州市唯一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在地和国家级创业平台“中国稀金谷”核心区,以“科创高地、千亿园区、魅力新城、客家摇篮”为规划发展目标。

面对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赣县,要全面阐述其历史面貌和文化内涵,着实需要费一番苦心。撰写承载这些内涵的《人文赣县》一书,注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繁琐的工作。历史的任务,谁敢担当?时代在呼唤,谁敢应答?自古江山自有作手,人文自有著书人。这个著书人就是我的恩师文瑞先生。因为无论是情感因缘、学术成就,还是创作经验,对于《人文赣县》的著述工作,先生都是众望所归、当仁不让的人选。

论情感因缘,文瑞先生心系赣县,情义深厚。先生祖籍南昌,出生于红都瑞金,而其平生至今一个花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或工作在赣县,或与赣县一水之隔、渊源深厚的赣州老城区。20世纪80年代,先生大学毕业后职业生涯的第一段即在赣县任教九年有余。调回赣州城区以后,因为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史研究的需要,加之一份故地旧情的牵引,先生走遍了赣县的山水水,访遍了赣县的